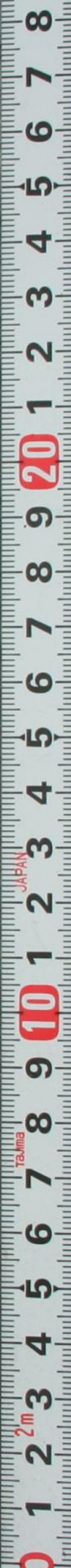


酉宋樓藏書志



明 卷 796 17



明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五

存齋雜纂卷之二十八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一

鬻子一卷

明嘉靖刊本

周鬻熊撰唐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逢行珪序

逢行珪上表

永徽四年

鬻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周鬻熊撰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一

墨子十五卷

畢刻顧千里校道藏本

周墨翟撰

乙卯二月七日校畢澗賓記

嘉慶己未再讀一過又正錯簡數条澗賓又記

子華子三卷

明刊本

周程本撰

劉向序

尹文子一卷

明刊本

漢山陽仲長氏定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

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
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
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
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
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伯熙以此書
見示意其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
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山陽仲長氏撰

公孫龍子一卷

明嘉靖刊本

周齊人公孫龍撰

公孫龍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周公孫龍撰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初爲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至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愴巧譬

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平原君悟而絀之又與魏國公子牟相善樂正子輿笑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而公子牟不以爲尤也其說迺大行矣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以膚識註釋私心尙在疑信間未能頓怡然無異也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厥有旨哉宋謝希深序

鬼谷子三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鬼谷子三卷 明抄本 謝在杭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梁陶弘景註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元刊本

秦 呂不韋撰漢高誘註

高誘序

江南內附初北方賢士大夫宦轍南邁者往往嗜古績學攷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恨生晚無以參侍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暢公純父劉公

居敬父號節軒先生尙及以諸生拜之於諸老身坐席間久之金華胡汲仲先生講道虎林山之僧舍疎簷古屋之下中設一木榻賓友終日相過從其獲延致中坐與先生劇談古今北南士大夫不數人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疎秀而明潤玉立而長身時時與先生論先秦古書以爲秦自用商鞅驅其民不戰則畊禁絕先王之學固不待李斯建言之時也然呂不韋遇能招延四方辨博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醜疵相參至於奇聞異見有裨世教若月令爲書

小戴取之以記禮先儒不謂其爲不可也顧其書版本不復刊而讀者亦甚寡元祐間先生此言也時二十餘今忽四十餘年矣已而元祐饑驅東西漂頗聞節軒先生不樂仕僅以監察御史終位不究德而始發於其子嘉興公嘉興公以文儒起家敷歷朝著出爲嘉興路總管念其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於是出其一二以刊于嘉禾之學宮與學者共而呂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胡先生之門固以諸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旣刊版乃俾元祐爲之

序御史公海岱人諱克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尚書嘉興公名貞字庭幹由嘉興擢授海道都漕運萬戶云遂昌鄭元祐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板心有字數小黑口

人物志三卷

明正德刊本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阮逸序曰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眞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

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攷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尙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

暢辨而不肆非眾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脩身之楸括其効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美夫良金美玉簞櫝一啟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醖駁較於材隆污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

物烏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按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昫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爲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据眾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

改云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啟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啟耳文寬夫題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邵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

五更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詢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謂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劉昉

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昉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昉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昉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昉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嵩據涼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嵩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昉時侍側請代其事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

釋卷高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
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
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
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
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
黃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
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
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收犍尊爲國師親
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爲業魏太武平涼
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

思歸道病卒以上並按邵昞本傳刪取其要云
廣平宋庠記

人物志三卷 明嘉靖刊本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顧廷芳序 嘉靖己丑

劉子五卷 明刊本

周劉書撰

顏氏家訓七卷附考證 舊抄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氏之推撰 考證後有結銜
九行

無名氏序

沈揆跋

淳熙七年

顏氏家訓七卷

明刊本

隋顏之推撰

張壁序

儒門經濟長短經九卷

舊抄本

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岩草莽臣趙蕤撰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
彼豈有愛憎哉寔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
士馳驚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

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
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
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
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
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
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
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
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
務寧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寧乎彼者
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

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成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

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剏立題目總六十有四篇合爲九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爲公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兩同書二卷 宋刊本

唐羅隱撰

化書六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南唐真人譚景昇撰

予讀化書至老楓化爲羽人朽變化爲蝴蝶白
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堅石山蚯化爲百
台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乎莊列
之旨達乎程生馬而馬生人也予間日問乎鴻
濛君曰化書百有十篇宋齊王所撰非乎鴻濛
君曰吾聞希夷先生誦此篇至稚子篇掩冊而
語我曰我師友譚景昇始于終南山著化書因
游三茅經歷建康見齊王有仙風道骨雖溺于
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

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
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
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
也齊王終不悟景昇乃出化書授齊王曰是書
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于是杖藜
而去齊王奪爲已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結秀述
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解成註誠罪人也
今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王敢縱
其盜心蔽其仙跡其罪尤者也果不得其死宜
乎哉嘉祐五年夏四月二十一日碧虛子題化

書後

昭德新編三卷 明刊本

宋 澶淵晁迥撰

予嘗厯覽古賢風烈子劉子

唐劉禹錫

有云讀書三

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途
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置几案者皆旁行
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
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予服勤斯言
景行先哲而能和長者之論蹈高世之行者則
見之於故太子太傳文元晁公一日具手疏談

向來道義繼以所著昭德新編三策相示且曰
非尚辭華多存勸戒止述大意勿用虛飾自爲
冠引申明篇旨俾之別敘芳矍用施華槩嘉故
人之雅意邁仍歲之多疾文芳嗟於將落公條
悲於先露追維疇昔泣然流涕今里中多暇一
發珍蘊復雪塵慮翫繹辭理有如子劉子焉近
之者則薰服乎椒蘭之媚法之者則性靜乎龍
鯢之淵將廣布傳諒資探擷思其人不可得而
見矣今翰林公以懿文華國登鸞鳳之署榮於
世官以淡水論交挺金玉其相表於風俗懷先

正緒餘之感形尺牘款密之情勉從踐言無爽
修許云爾時皇宋景祐三年七月一日序鎮國
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駙馬都尉上柱國李遵勗
撰

愚嘗汎覽前史見有老而好學者知其性之所
樂也今記憶其一二焉因直書之蜀向朗少時
涉獵文學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
自校書南齊沈麟士少好學及長隱居年過八
十耳目猶聰明手白抄寫細書時人以爲養身
靜默之所致也後魏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好

文學年九十餘誨人不倦手常執書吟咏尋覽
愚竊不揆因而省已自筮仕及致仕越四紀自
未冠及大耋越五紀而間居已久年踰八旬從
昔至今苟未有故未始一日廢觀書弄翰之學
絕無餘好性自然也第寒迹孤進稟賦愚直猥
以薄藝幸會清世策名委質自結明主綿厯兩
制逮事三朝進退以禮榮願滿足揣循愧惕久
於尸素無功以利國無德以惠人深思立言庶
幾補過今故旁求內外經典中事并耳目思慮
所及之事非爲屬辭充筆苑會友資談柄直以

積學歲深晚節感悞諸緣悉備難得易失浸加
衰朽不可虛過切欲於古聖教法中力行萬分
之一覺利及他亦如之竊詳東魯之書文而雅
垂爲格言簡淡隱微不可以洞曉西域之書質
而備充於大藏重複浩博不可以周知故此五
說酌中而作夫信士屬意而有福慧二業慧業
可以登妙道此則別論若欲勤修福業結人天
之勝緣卽此五說最爲精當事貴洞曉是也釋
氏經典其說甚明惟許作正觀不許行邪道敏
識之士固當知之也老馬之識猶可使導人以

歸路老人之語豈不能曉人以知方敢告英妙
慎勿輕蔑噫棟宇宏壯居之者當知經構之勞
品味豐潔食之者當知烹造之勞區區采述其
勞亦爾流布心術以代面談不在乎文而在乎
意意之所至斯可見也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
柱國澶淵晁迥撰

習學紀言序目五十卷 舊抄本

宋葉道撰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
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白

金陵歸間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迺成序目五十卷子案旣以先志編次諗今越帥新安汪公鉅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縣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六之子思是爲孔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

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詭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嗣孔子未爲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臚中盲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

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
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朗無異親造孔室之
閤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曰稽合乎孔氏
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爲康
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
世廢府兵而縣 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
浚定矧以強敵垂亡邊方數儆筆墨將絕遂爲
後總時祕而未傳嗚呼誰能知先生苦心哉然
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烏重
嗣欲殺節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舉

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書
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
容無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門人
山陰孫之宏序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
一自書詩春秋三經歷代史記五代史大抵備
史法之醞疵集時政之得失所關於世道者甚
大一自易禮論孟五經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
究物理之顯漸著文理之盛衰所關於世教者
尤切今徐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

排比第聚爲一書總五十一卷發以序文諗余
錢板郡齋工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
後所得于德叟者同余嘗反覆抽繹其故
此分彼合要皆不爲無意讀者庶有考焉德叟
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
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未良月望日新
安汪綱仲舉父書

余好嗜與人殊所讀之書意見不欲從風而靡
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其時世之汗
隆相會卽孟子所云論世也癸卯之冬檢水心

先生習學記言序目爲之一再觀其得失參半
於宋人中頗爲不入頽波者矣然自孟子以下
咸有疵責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
務以我爲是而古人肯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
也余非故好爲異特欲推崇古人以不負乎好
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爲然
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南陽道穀題識

右雜學之屬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刊大字本

毛子晉舊藏

漢臣班固纂集

漢唐書籍以通名者五惟白虎通與風俗通行
乃諸儒之所討論實爲鉅典而所至缺此板余
嘗持節七閩如建安書市號爲羣籍所粹訪求
無有也今錫學得 守平父家藏白虎通善本
繡梓以廣其傳是亦明經之一助豈小補哉大
德乙巳四月望日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東平嚴度恪齋題

白虎通之爲書其來尙矣羣書中多見其引用
然不知出於何代誰氏之手考之載籍始於漢
建初中淳于恭作白虎奏議又班固傳作白虎

通德論唐藝文志亦載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
此其所自歟平生欲見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
水監厯常之無錫有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
於官舍翌日攜是帙來且云州守劉公家藏舊
本公名世常字平父迺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
之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
史子籍士夫之家亦或互有惟此帙世所罕見
郡之博士與二三子請歸之于學將鏤板以廣
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余
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一旦顯於

是邦殆亦有數而然耶以郡守之博古廣文暨諸生之好學俱可嘉尙於是乎書大德九年四月旦日東平克齋張楷序

或謂是書中間多有魚魯之嫌如首篇援尙書言迎子劉一事卽尙書顧命考之迎本作逆劉本作釗其當時傳寫之誤耶借曰初得舊本如斯今旣重刊改而正諸不亦宜乎殊不思大學以尙書堯典俊德作峻德孟子以毛詩烝民秉彝作秉夷誰不知其然千古至今讀誦豈無宗工鉅儒者出蔑有一人敢爲改正由是觀之白

虎通亦猶是也間有不安盡從其舊蓋纂之者班固漢時人去古未遠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盡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議班固之述作儻能知禮記緇衣以君牙爲君雅說命爲兌命之意則能釋魚魯之疑矣昔人有云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談議漢儒觀書者試思之劉世常序曰謹按後漢章帝紀曰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涇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

商子桐疏言元 卷五十五
注云今白虎通又按班固傳曰天子會諸儒講
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此書所
作之因也書肆舊嘗鋟木歲久摩滅竟亡此集
學者欲見而不可得邇者朝廷崇尚實學敬以
家藏監本刊行與眾共之

案此元大德大字刊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
字小黑口卷中有甲字朱文方印毛辰之印朱
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宋筠朱文方印蘭揮白
文方印葉氏家藏白文方印毛氏子晉毛晉之
印朱文兩方印毛晉二字連珠朱文印汲古主

人朱文方印是書見汲古閣秘本書目凡三冊
今猶毛氏舊裝也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刊大字本 天籟閣舊藏

漢臣班固纂集

嚴度序

張楷序

無名氏跋

無名氏跋

白虎通議四卷 明傅鏞刊本

漢班固撰

冷宗元序 嘉靖元年

獨斷二卷 宋刊本

漢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撰

右蔡氏獨斷一編古之制度文爲類於此乎考錄本多舛今稍是正而刻之舒頓淳熙庚子六月初吉江都李宗孟書

古今註三卷 明覆宋本

晉崔豹正熊撰

中華古今注三卷 宋刊本

唐國子監太學博士馬縞集

晉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關文洎乎廣初莫之間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

資暇集三卷 舊抄本 勞季言校

唐隴西李濟翁編

勞氏手跋曰此書刊本頗多類非善本 文瀾閣本係從錢遵王藏本傳錄末題埭川顧氏家塾梓行八字疑卽顧氏文房本也此本字畫雖老草然宋諱多缺筆尙從舊本錄出道光癸卯十二月廿七日用昭文張海鵬墨海金壺刊本

比校張刻源出閣本與此無大異同卽 謬處亦互有得失俟再得顧本覆勘丹鉛主人志

資暇集三卷 明覆宋本

唐隴西李濟翁撰

自序

刊誤二卷 宋刊本

唐國子祭酒李涪撰

自序

東觀餘論十卷 項氏覆宋本

宋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訥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勒索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法帖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辯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於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於右文之旦爲時而出豈特爲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訥書無名氏跋曰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

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後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千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於攷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攷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

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公攷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韋易惠系

能辨其字殊無三代 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歙州鬲三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歟乃碧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磐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大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棖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頃乏勿勿雲林

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 此

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 於文從焉此

帖以之俗從草 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艸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間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最之類尙眾此既爲小學而作亦

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

相與正之嘉定 年四明樓鑄書于攻媿齋

東觀餘論四卷 明李春熙刊本

宋閩昭武黃伯思著

黃訥跋 紹興丁卯

余友仁序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明抄本 陳眉公舊藏

宋臨川吳曾虎臣纂

頤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六 存齊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二

西溪叢語二卷 鳴鶴館刊本 勞吳卿校補

宋剡川姚寬撰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淺小語以作短書
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
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緝
成編目爲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

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識

趙氏手跋曰此書上下二卷明時刻本乾隆壬午父執堇浦先生乞余手錄云假於揚州馬秋王家越五年余得明刻本後又得澹生堂抄本與明刻迥異因用朱筆注也素門識嘉慶改元七月二日

勞氏手跋曰道光癸卯季秋向高叔荃借得此書嘉靖刻本經鮑渌飲趙素門兩先生以澹生堂抄本校勘時未蓄此本用汲古閣刻本傳校一過尋購得此帙有渌飲先生手補脫文兩則

似亦據澹生堂本而校未竟也因以舊校本覆勘終卷隨以汲古并校之祁抄次序不盡合又多出四則而少五則此本脫謬亦未得盡正汲古本亦此本相同頗多校正第脫去令威自序耳咸豐丁巳八月二十六日仁和勞權驛卿記于秋井草堂

又曰直齋書錄解題載姚氏殘語一卷西溪居士集五卷西溪樂府一卷殘語解題云又名西溪叢話已版行通考節去此語遂不知卽爲一書俞氏并不及殘語則又疏矣唯解題叢語作

叢話恐係傳訛耳九月朔後一日燈下記

又曰西溪樂府唯花菴中興絕妙詞選錄其五
關陽春白雪絕妙好詞所選無出花菴之外者
蟬隱書

又曰咸豐丁巳八月以傳校山陰祁氏澹生堂
抄本并汲古閣刻本勘過丹鉛精舍主人記

西溪叢語二卷

明鵝鳴館刊本

黃蕘圃舊藏

宋剡川姚寬撰

黃氏手跋曰此鵝鳴館刻西溪叢語余亦有之
但貯諸家塾中不以爲難得之書迨後見蔣壽

松收顧氏書中有錢遵王家抄本并手校者始
知卽從是刻抄出遂重之錢本缺失多同因視
鵝鳴館刻爲難得而登諸舊刻之列後余得嘉
魚館抄本取刻本相校抄固勝刻而刻亦有勝
抄之處抄因與刻並藏惜刻有缺失并糊塗處
復借張訥菴藏本補抄寫全可云盡美矣頃湖
估來說新開環經閣有舊刻西溪叢語甚完全
清爽余曰是必鵝鳴館刻本也屬爲取閱果然
是勝向來所有之本柰遭俗子評點瑜不掩瑕
余以難得故卒收之易以家刻書三種今而後

抄刻皆爲善本可無遺憾癸未四月十有三日

堯夫記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

六卷五筆十卷

會通館活字本

吳方山舊藏

宋洪邁撰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
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
後官閑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
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鈔木于郡齋
用以示邇人也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

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
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
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
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
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澗東
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
與其子太社擇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
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
於澗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
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

生進學之地何止慰顧人去後之思僕又嘗風陳日華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咒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畱於此它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

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

自序曰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卽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盧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云近

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
無足采者上曰瞭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
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
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哀臆說綴
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
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邁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閒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
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
肯復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
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

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頤養閒暇之餘
欲與親故時共懽宴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
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案是時逸
少春財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
以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
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驚蹇之視天驥本
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
衣冠無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閒寂
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据几隨所趣

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卽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攄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冀爲四筆宅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諸志於議論雖黃不復關抱而稚子懷每見夷堅

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遊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懷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嗇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抒爲序并獎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自隨筆權輿而續之次三至五合七十四卷容齋先生文敏洪公之所紀述也筆爲卷各十六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咸冠以敘五獨十卷而無題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先生父子伯仲以文籙相禪屹爲一代詩書禮樂宗主論中興人物巨擘當首屈也蒙知四朝眡儀兩地大而裁成國史作宋一經次而代言坡掖雷風鼓動其宅高文大冊臚分兩橐而是書所載又翰墨之餘力也其爲書也陰陽象緯是鈎是索經籍傳註是糾是砭古事於我乎發敷古人於我乎品藻正譌考異核僞剖微若典故沿革若姓族譜牒文有町畦詩有胎骨源而委葉而根下逮仙梵醫數亦時罔羅爲之

量齊千彙萬狀而道以貫之卒歸乎一也圭璋璧琮旅隲位置而犀象珠貝鐘磬彝鬲又錯其中麗其側也今江右祥刑使者寺簿公視先生爲從祖顓昔作屏依然遺愛聞孫紹最因任乘輅亦旣出潢池赤子勞徠而枕席之臺府文書益省乃哀五筆而刻諸梓校寶婺舊刊茲爲全書將使章貢父老指爲棠陰之茭也以櫛閭閻晚生首况摹本俾克紬繹念昔侍先生丈席嘗竊窺緒餘或與客語悠然反隅或閱近書躍然觸機輒引筆行墨頃刻數則殆如鑿地而井隨

百六十七
鑿湧泉橋衡百罌袞袞不竭巨盜萬爾信手得
緒繅之杼之可丈而可匹也漢王充有書釋物
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名曰論衡而唐李肇紀事
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號其
書國史補論議有識以權衡史籍有功於裨補
沿名取義於先生宜兩得也論衡八十五篇二
十餘萬言而史補堇堇三卷欲善於此猶足稱
雄然史載充著書時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
牖牆壁各置刀筆或者爲先生哂之彼一何勞
而我佚也蔡邕入吳始得其書歸藏帳中或搜

得抱數卷去邕屬勿廣曰惟我與爾共之噫嘻
邕獲宅人書闕恡如寶寺簿公乃出其家書與
眾共之自是人可讀戶可傳又將無翼而蜚且
至雞林矣此其量之廣狹見之公私又何啻山
淵復而霄壤隔也嘉定壬申子月初吉里學生
從事郎充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王
櫛謹書

叔祖文敏公居閒日久著述爲多隨筆五書凡
七十四卷考覈經史摭摭典故參訂品藻精審
該洽學士大夫爭欲傳襲伋頃守章貢後公四

十年以其書鉅於郡齋竭來守建又後公四十三年於是復鉅此書于建方欲彙公之文刻寘祠下適以移官未暇也當嗣圖之以成山莊先生之志云嘉定十六年秋八月既望姪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軍府事新除直敷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謹識

容齋隨筆初刊于婺女自續至五繼刊于章貢然歲久字漫不可復辨紹定改元偶得建溪刊本詳加參校命工鉅梓始於是年之仲春訖於次年之季秋刊成全書庶幾流傳益廣云重九

日臨川周謹書

容齋隨筆十六卷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

明弘治刊本

宋洪邁撰

自序

程氏演蕃露十六卷續五卷

明抄本 顧千里校宋本

宋程大昌撰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雉騶鵲荇蘋棠楫豈遽是道若未明八者之爲何物八物之爲何似而

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蕃露其後轉而爲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伏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蕃露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爲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爲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蕃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

可忽而不竟歟予嘗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日力窮於應物未能極致閒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裨說諸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縑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蕃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惡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貨易益可赧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

昌泰之寓吳興書

顧氏手跋曰此書新有刻本極其紙繆舊鈔又苦多魯魚長洲汪閬原告我云家藏宋槧並許借勘唯惜祇存前十卷尚少其半耳道光甲申立夏後三日顧千里記

又曰馮鈍吟於此書多所掊擊其言雖或過當然程氏泛博而不精確其可議亦自有以致之也一雲散人記

續考古編十卷 舊抄本

宋程大昌撰

緯略十卷

明抄本 柳大中舊藏

宋高似孫續古集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爲緯略蓋與諸略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高似孫續古集諸略今惟子略刻入百川學海中餘不多見緯略但見抄本然亦希有向曾見明人唐詩手抄本在角直嚴二酉家又見一抄本出杜國坊王氏後爲郡人吳有堂所收聞禾中一殘抄本亦歸吳處去春有京師謝姓托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六
購此書余轉商諸吳吳索八金并欲抄還所缺者未諧而止今茲余欲購之屬坊友之與吳稔者詢之必如數而始付閱屢議不果頃忽有高姓書賈持此示余其居奇之心遜于吳多矣索直十二番無可減者余嘉其畱心代購并見書付銀意差雅猶市道之近情理者遂如數與之此書舊藏不知誰氏鈔手半爲柳大中筆校勘評閱硃筆審是何義門此又賈人所不及知而余所知者此余雖善價而猶以爲可喜者也甲戌秋白露後一日復翁

芥隱筆記一卷

明仿宋刊本

宋龔頤正撰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爲難古人固有耽玩典籍涉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務得者矣然履常蹈故誦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無所不讀河圖洛書山鑿豕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文無所不記至於討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

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推原是正俾學者
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於一時之誦覽
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
渙大號令則武夫感泣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
直之風回視筆記特翰墨之遊戲耳嘉泰改元
孟冬旣望汶人劉董敬用鋟木于東寧郡庠庶
侈其傳

民獻竭來分教玉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闕疑
無復訂正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
隻字音辨義明迺知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

聞之以淑艾後學公之學問殆不止是俾來者
窺一斑云茗溪雍民獻敬書

芥隱筆記

宋刊本

宋龔頤正撰

蘆浦筆記十卷

舊抄本

馬寒中舊藏

宋劉昌詩撰

予服役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員無
同寮往來僻在村疇無媚學子相扣擊遙睇家
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繙書以自娛凡先
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里之遷

變皆得遡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愜于心則紆軫而弗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髣髴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餘事萃爲十卷有未檢證者畱俟續編顧獨學寡識安敢以爲是將求印可於先覺之士倘改而正之是予之願也蘆浦乃解字之攸寓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與伯敘於通山閣

是書藏丹陽賀進士烺家予借得命桂父是錄以備稗官一種萬厯三十有九年辛亥十二月

綏安大弋山樵謝兆申寓清涼寺之唯心庵校朔後三日書

周氏手跋曰近于帶經堂陳氏見穴硯齋抄本趙清獻日記中比鮑刻多九行其他足正鮑刻之誤亦甚多惜匆匆携去未得校補附記于此季祝

穴硯抄本後亦歸季祝遂以此本贈余因借穴硯本校一過中間批註數條未知何人之筆亦並錄之同治十二年冬月陸心源識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長洲王楙撰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袞俱滿旅寓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爲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并龍狗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臯也皇宗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寫吏筆舛譌以俟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嘉泰二年十月初

五日楸再於儀真郡齋之平易堂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盟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經外雜抄一卷 明刊本

宋魏了翁撰

古今考三十八卷 明正德刊本

宋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元**紫陽方回萬里續

鶴山先生自序曰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

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爲據其所憶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旣解是無所往也而

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爲秦漢以後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寢遠寢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考矣姑卽漢紀文辨證作古今考

右鶴山先生初藁所撰先生次子故大府卿浙西安撫使知臨安府靜齋先生家藏回客門下自淳祐十二年壬子於知吾州時入書塾咸淳丁卯國子正遭論寄家於先生之鶴山書院秋

九月借親筆釋觀遂錄諸此所謂古今考者僅成二十則而未竟所以今大全集不載謹錄二十則者於後以見夫前輩讀書用功有如此者而亦以見夫此書之不成遂使後學無繇考知古今異同之變爲可惜也靜齋謂鶴山之意以漢最近古用班固書帝紀隨句解釋則知古制之所以變者在於周末及秦而古制之所以不復者在乎漢之因秦之陋善學者從是而推之亦可髣髴其遺意云紫陽方回書

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鹽官州幙職時知州方

公存心乃虛谷先生冢子也間嘗論易蓋以先君深嗜易學者也每以魏文靖公十七家易集義爲言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而繇彖爻象之辭畫爻位虛之別至反飛伏之說秉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缺焉文靖公仲子靜齋先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要義同刊于紫陽書院墨本則藏于虛谷家南於侍旁猶及見之今亦已矣又以漢高之時去古未遠可復三代之舊惜乎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遂使古制益不可考故卽遷史本紀所載論其得失考禮

樂制度名數作古今考及著皇極經世書考書成而皆未脫藁其未備者則虛谷先生續之知州悉出三藁以示先君嘆曰當宋之季真魏之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之本根九經要義乃典故之淵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得觀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實真切之學也豈習於簡陋者可窺測哉遂親校讎其故藁俾能書者謄寫二本擇楷正者歸於知州圖壽諸梓以次本藏于家後十年知州來吳則知其所藏者皆燬于火又十年先君亦奄棄二書卒未

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畱經世書考亦失之僅有存者古今考耳竊嘗考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建寧浦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江人天下謂之真魏同生淳熙五年戊戌同登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朝文靖公以權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囚繫閒僻日從經史精研極討臥五溪窮處踰七年類聚成編遂傳於時然不如是則後世焉得是書而讀之耶噫聖如孔子天不使之居周公位大儒如濂洛諸賢天亦不使之得行道於一時而使之

立言於萬世其有以哉南晚生學疎材下而力有所不逮未能卒成先君之志姑以古今考與世同志者抄寫數十本以廣其傳云至正二十年庚子十一月甲寅後學周南拜手謹書於卷末

賓退錄十卷

影宋抄本

顧千里臨何義門校

宋大梁趙與峕撰

陳宗禮序

寶祐五年

何氏手跋曰康熙庚寅之春桐城方扶南見贈此書從竹垞先生家傳錄其中闕一葉云焯記

三月借汲古閣所藏研北孫翁傳本屬學徒金生儼深補鈔又記癸丑秋日憩閑主人

後序一篇

金見

亦

其所藏有此佳事焯記

顧氏手跋曰右影宋本賓退錄其行間疎密殊不失舊觀何校亦頗有發明所惜原本後二頁有損字處耳然較近刻自勝顧廣圻記

案卷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

賓退錄十卷

盧抱經校寫本

宋大梁趙與峕著

何代無文人何世無佳公子兼之爲難以爲善

配外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稱以好禮樂著固漢宗室之瑞也然求其大篇
短章見知四明狂客納交東京才子直至唐然
後盛至于行藏出處之際或得或失則盛之中
又有可憾者焉惟吾宋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
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玉葉中一人而已余
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梁趙君賓退錄
見其包羅今古抉隱發微有耆儒碩生所未及
然後知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擊以
聞所未聞爾旣而又見甲午存彙亦君所吟賦
王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古律清潤閑

遠不作時世妝長短句亦不效花間靡麗之光
如花似于人曾識面鳥如對客自呼名寒鴈挾
風過古木春 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畱情
於外者然達人澄此心肯爲萬法起眼看聲色
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內有爲之主者矣蓋
公之學每以爲己先之故發爲文詞含暄而就
寂脫華而就實昔東坡先生爲德麟賦秋陽曰
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固于富貴不知田野
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粲香杭雪不如新
菰况復滿盃孟侯門肉食紛紛是有此清奇風

味無使坡仙見之當曰公子真知秋陽矣余分符章貢君之子孟邁來爲宰余嘗薦之于朝曰有儒生廉謹之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蓋紀實也一日出示二畫又以甲午存稟請爲之序繙閱久之又知宰之所以爲宰者有所自傳也因不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皆字德行嘗從慈湖先生問學寶祐五年臘月朔千峯陳宗禮書于崆峒小院

自序曰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於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

又曰與皆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閼之夏得疾瀕死旣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彊未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裘闕逢湑灘之秋束僮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以老大學未明顧爲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目錄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謚或書

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旁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皆續記

賓退錄十卷

朱竹垞手抄本

宋大梁趙與峕

陳宗禮序

自序

張氏手跋曰右大梁趙與峕賓退錄十卷竹垞先生早年依宋刊本手錄卷中間有譌筆而無俗體書卷之氣盎然先生中年後益畱心說文之學便下筆不苟點畫繁簡皆有來厯此可想

見先輩學問與年偕老矣癸亥春日燕昌書於娛老書巢

案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

賓退錄十卷

鮑以文手校本

宋大梁趙與峕著

陳宗禮序

自序

學齋佔畢四卷

宋刊本

宋史繩祖撰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

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
呻其佔畢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
中庸謂博學而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
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卽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質
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弗
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志而共定
之也故哀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亦可
見其願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
其或矜其僞外而忠誨之尙毋金玉其音涓祐

庚戌吉月陽朔後學睂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

漕極堂

學齋先生無書不讀讀而有所疑則思思而有
所得則錄名之曰佔畢所以惠後學者至矣然
豈先生自爲之說哉曰土王於季夏曰無極而
太極曰逸詩句曰孟荀楊言性曰飲食衣服變
古曰屈原橘頌曰日隨天左旋曰三數乘四曰
中庸心性曰不撤薑食曰守令愛民一以紫陽
夫子之書爲證先生學紫陽者也紫陽之誨人
曰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先生此書其學

問思辨而窮理者歟學者其卽是書而求先生之心因先生而求紫陽之心景定壬戌冬至門生鄱陽郭困拜手謹跋

鼠璞一卷 宋刊本

宋桃源載堦仲培父 **吳**

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刊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 **吳**

牟應龍序 至治二年

袁桷敘 泰定二年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先生諱應麟

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者爲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考據評證於後學足益見聞得錄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浙東道憲司官行部蒞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有刊本爲學校欠事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具詞申請之于總府轉達于憲司宣慰司都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學儲給焉工食之粟則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

長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觀者莫不以是編得傳爲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生所爲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鉅諸梓王先生之志卒以遂此蓋遇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卷末俾觀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泰定二年十二月癸卯慶元路儒學教授吳郡陸晉之敘

案此元泰定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大黑口卷末有孫厚孫寧孫校正慶元路儒學正胡禾監刊

識遺十卷

舊抄本

元古羅羅璧撰

余舊爲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置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間於是編有考暇日因剔繁纂要粹爲一書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畊羅璧子蒼甫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絕高品故宋元著述家多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間有亥豕脫亡欲借一善本訂之遍索鄴侯於海內無有應也故岫藏於篋中六十年餘亦不輕以借人隆

慶改元三祀姑蘇方山吳岫識

名義考十二卷 明刊本

明西楚周祈著

袁昌祚序 萬曆十一年

黃中色序 萬曆己丑

右雜考之屬

韻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三

論衡三十卷 明通津草堂刊本

漢王充撰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充好

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爲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郎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

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櫝爲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魯魚甚眾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寢食討尋眾本雖略經修改尙互有關遺意其
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
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
之內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謬泐造本
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
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爲改正
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
麗天順經躔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
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爲談助才進
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士能

無祕玩乎卽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
矜已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其
問之然後言其益也時聖宋慶厯五年二月二
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漢太山太守應劭撰

上行下倣謂之風眾心安定謂之俗移風易俗
在則人亡則書此應劭風俗通所由作也然漢
世有其書後人著述多引以爲證今罕見全本
錫學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式體書也尙缺焉

三衢毛希聖挈來橫經錫守劉平父一見以此
勉之遂綉梓于學客有自錫山來者道廣文此
意徵予跋語余深嘉文教之浹洽異書迭出可
爲斯道賀敬因其請而題於篇首云大德丁未
中和節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題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
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抄錄
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
加參考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學好古者或得善
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三年秋七月庚

子東徐丁黼書

封氏聞見記十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
封演撰

案此本較雅雨堂刊本多數條詳儀顧堂二集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刊本

宋宋敏求撰

熙甯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
人泊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
繼之先廬在春明里題爲春明退朝錄云十一

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宋景文公筆記三卷 宋刊本

宋祁撰

右筆記三弓以數本參訂粗少舛 景文公議論攷據精切如此然前輩猶一二可疑如骨菜字蓋搗字古作菜嘗飾以骨故曰骨菜後世吏文略去廿又菜朵二音相近故譌爲朵耳鮑照因武壘而改爲昭非誤用也冉耕字伯牛而古犁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移者今郁李也非開而反合者也酈道元水經注云薛瓚注

漢書則謂臣瓚爲于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旣出朴字蒲候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无樸音何耶卯乃古卿字又音壅今謂卯本柳字又何耶衍旣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虞李衍謹書

筆記三卷

舊抄本 吾竹房校本

宋祁撰

東原錄一卷

舊鈔本

宋龔鼎臣撰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塵史一卷

舊鈔本

宋鳳臺子王得臣彥輔撰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轍環南北而逮厯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爲臣而歸闔扉養痾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誠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總成

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寔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毋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元日追爲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三卷

宋刊本

宋鳳臺子王得臣彥輔撰

張太史明道雜志一卷

明嘉靖覆宋本

宋宛丘張耒文潛撰

右史張公凡三至黃詩文載諸郡志多矣及觀明道雜志其間紀黃事尤詳因刻板道院亦以

補郡志之闕慶元庚申三月旣望郡守東嘉陳升識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宋刊本

宋沈括存中述

自序

廣陵曩丁雲擾幸存黌宮兩廡析爲官舍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衿之歎大帥周侯開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屏官舍儲廩於外因其舊扶顛易圯而新之繼廣田租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

刊沈公筆談爲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侈袂彬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須旣教而養之蔑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爲表裏也今旣闢絃歌之地又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六庫舊有之往往賈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茲及是益見薄於已而厚於士賢前人遠矣修年代置泮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存其舊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

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修年跋案此書相傳爲宋刊本語涉宋帝皆空格惟不避宋諱爲可疑每葉二十四行每行十八字小黑口

東坡志林集一卷 宋刊本

宋蘇軾撰

仇池筆記二卷 明刊本

宋蘇軾撰

珩璜新論一卷 舊抄本 秀野草堂舊藏

宋臨江孔平仲毅父撰

黃氏手跋曰去冬於坊間見插架有寄賣之書偶檢三四種與易家刻書歲莫議成雨窗無事因取舊藏七檜山房鈔本經立齋相國手校者手校此冊原本載毛汲古珍藏祕本書目此冊出顧秀野藏故與毛本相近云 毛目並未載明七檜山房抄莫雲卿跋但云中有夾籤係徐立齋中堂筆甲申春正月十有八日老堯記

七檜山房者海虞楊夢羽家書齋名也其藏書

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檜山房則人罕知矣
是書後有墨筆題識出莫廷韓雲卿手始猶謂
是雲卿偶得耳頃常熟友人陳子準來觀書于
百宋一廛欲訪海虞故家藏本述及是書云五
川身後因事被累舉所藏書歸諸莫氏蓋雲卿
爲五川之甥故也此一段故實惟海虞人知之
予不之知也子準意欲搜羅其邑人舊藏諸書
仍歸故土并欲葺諸家藏書原委爲邑中文獻
因丐予以原值歸之予老矣向有所見古書錄
之輯將所藏者爲正編所見而未藏者爲附編

悉載諸家藏書源流而稿屬草創卒以家累故
逐漸散逸卽使有簿錄可稽第存其名其詳不
可得而考也茲子準矢願如是不可欽邪是書
偶並收之而復手校之若隱隱伏此番以原本
贈人之機緘矣二月二十有七晨起尙未梳
洗臨窗忍寒書老薨

又曰珩璜新論豈奇書汲古珍藏至寶如識是

立齋相公筆五錢估直待沽諸

予取時用番銀
七餅貴賤懸殊

一至七檜山房萬卷樓楊家書籍莫家收而今

合浦珠還日識寶端須象罔求

謂子準

老薨戲題

案雲卿與董文敏相傳是甥舅今又云爲五川之甥未知其的尙當細詢諸子準恐予記憶不清也

珩璜新語一卷 舊鈔本

宋臨江孔平仲毅父撰

晁氏客語一卷 宋刊本

宋晁說之撰

晁氏客語一卷 明刊本

宋晁說之撰

師友談記一卷 宋刊本

宋太華逸民諡超曠文子李廌方叔撰

呂氏雜記二卷 舊抄本

宋呂希哲撰

冷齋夜話十卷 元刊本 鄭杰舊藏

宋僧惠洪撰

是書僧惠洪所編也洪本筠州彭氏子祝髮爲僧以詩名聞海內與蘇黃爲方外交是書古今傳記與夫騷人墨客多所取用惜舊本訛謬且兵火散失之餘幾不傳於今本堂家藏善本與舊本編次大有不同再加訂正以綉諸梓與同志者共之幸鑒至正癸未春新刊三衢石林葉

敦印

案此元刊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卷有鄭杰之印昌英珍藏朱文兩方印鄭氏注韓居珍藏記朱文長印

元城先生語錄三卷附行錄一卷

元刊本

宋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嗚呼前輩不復見矣使余讀之至於三歎息也余攷先生所學所論皆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

攷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雷同不欺於心而終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司馬溫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樞字聖作七舅氏諱桐字茂寔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三年冬僕將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城有寄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爲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到任之次日因上謁

三日以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幸時見過僕因三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爲可教意亦自喜嘗曰某在謫籍少人過從賢者少年初仕宦肯來相從願它日無負此言是時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而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闊爽每見客無寒暑無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既不能卓然自立行其

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絕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祿祠廩晨昏之暇輒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聲名之微不能使它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揚馬永卿大年序

元城先生語錄解三卷

明嘉靖刊本

宋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

臣馬

永卿編後學開州端溪子王崇慶解

張九成序

馬永卿序

高金序

嘉靖丁酉

顧鐸跋

嘉靖八年

呂柟序

嘉靖七年

嬾真子錄五卷

舊鈔本

胡心耘舊藏

宋廣陵馬永卿大年撰

胡氏手跋曰己未冬借恬裕齋瞿氏所藏明綠絲闌鈔本錄副行款悉同復用裨海本校勘凡十日而畢十一月二十二日誌於琳琅祕室之北窗

下胡珽

又曰庚申正月勞季言先生寄來手校本一冊因竭半月之功用藍筆渡校三月十一日覆校畢心耘

又曰閏三月初七日借得說郛第四十弓內所載嬾真子錄校一過

春渚紀聞十卷

明抄本

述古堂舊藏

宋韓青老農何遠撰

嘉靖丙戌菊月望日膳錄

無名氏手跋曰崇禎庚寅從宋本校一過潛在

樂城先生遺言一卷 宋刊本

宋眉山蘇籀記

石林燕語十卷 明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葉夢得撰子棟程模編

宣和五年余既卜別館於卞山之石林谷稍遠
城市不復更交世事故人親戚時一相過周旋
巖岩之下無與爲娛縱談所及多故寔舊聞或
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傳於長老名流及出
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
滑稽諧諠之辭時以抵掌一笑窮谷無事偶遇

筆札隨輒書之建炎二年避亂縉雲歸兵火蕩
析之餘井閭湮廢前日之客死亡轉徙略相半
而余亦老矣荐羅變故志意銷墮平日所見聞
日以廢忘因令棟更哀集爲十卷以石林燕語
名之其言先後本無倫次不復更整齊孔子論
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
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
言吾何敢議抑謂初無意於言而言則雖未免
有言以余爲未嘗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
序

楊武跋 正德元年

石林燕語考異十卷 舊抄本

宋葉夢得撰子棟程模編宇文紹節攷異

自序

岩下放言三卷 抄本

宋石林翁葉夢得撰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古今學者皆以放爲置謂若默而不言者余謂不然古語放皆訓肆如放心放於利之類本無置義逆命雖音不同亦直而犯上之義蓋前論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

慮皆有所擇也放言進於中倫身中清廢中權進於中慮言之自有次第予掛冠以來口固未嘗及世務然交親往來兒輩環繞耳目所及何能自苦至于不言亦任之耳時時或自紀錄因目之爲岩下放言云

巖下放言三卷 舊抄本

宋石林翁葉夢得撰

季氏題跋曰虞山瞿氏藏有魚元傳鈔本巖下放言三卷以之校覈改譌二字填注一字補脫一葉餘悉相同蓋均出袁氏本也大抵此書以

漢陽葉氏本爲最善依之校定可無遺憾矣心
耘詞兄囑爲襄校爰書數語以質之丁巳小春
上旬婁東季錫疇記

乙卯避暑錄話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葉夢得少蘊著

紫薇雜說一卷師友雜誌一卷 舊鈔本

宋呂本中撰

常談一卷 文瀾閣傳鈔本

宋吳箕撰

寓簡十卷 舊鈔本

宋寓山沈作喆明遠纂 板心有小草齋鈔本

五字卷首有晉陵謝氏家藏圖記蓋明謝肇淛
藏本也

自序

雲麓漫鈔十五卷 影寫宋刊本

宋雲麓趙彥衛景安撰

擁鑪間記十卷近刊于漢東學宮頗有索觀者
無以應其求承乏來此適有閒版併後五卷刻
諸郡齋近有避暑錄似與之爲對易曰雲麓漫
鈔云開禧二年重陽日新安郡守趙彥衛景安

書于黃山堂

釋常談二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

世有輕裘公子長鉞少年策玉轡于春朝風流可愛酌金壺于月夜逸樂無偕泊乎陪佳客之談諧與儒士之言論理涉隱諭不究津涯幾至面牆真可痛惜遂乃採古經之祕義掇前史之奧詞僅以成編隨目注解總得二百事名曰釋常談庶有飾于蕪詞固不愧于博學其或繼玉麈尾者無倦習之云爾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顧千里校宋本

宋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杜子美示宗武有詩韓退之示兒有詩學者至今誦之而東坡先生一以爲聖賢一以爲祿事殆若有所區別然君子苟不能忘其子則隨其資而示以意使之知學則一而已余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與孫然嬾惰無匹聞學褊隘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塗則以平生之末學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學之意也苟竄無金教無經一再世不

爲君子之歸可不懼哉於是攷評經傳漁獵訓
詁以立總說經說文說詩正誤雜記字說凡七
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確非敢以污當
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
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
懋戒之哉開禧元祀九月上浣廬陵孫奕書

示兒一編孫先生之與後學者渥矣辯經傳之
同異核文辭之是非詩之評字之正人物之綺
談奇聞與旨靡所不載歲月彌深散亂磨滅學
者病之本堂重加訂正以壽諸梓薦意義方者

毋惜家置一通癸未月正元日晚學廬陵胡楷
子式誌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明刊本

宋廬陵孫奕季昭父撰

李維撰序

潘膺祉序

卧游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呂祖謙撰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卧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
忘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

有感於宗少文卧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人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卧游錄非直以爲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銜時初授亳州明道宮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兗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觀此則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卧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旣取卧游二字扁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鄱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侍大

愚先生見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尙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宜齋野乘五卷續一卷 明仿宋刊本

宋江陰吳枋方才撰

枋自四十歲以來榮念已絕獨於嗜書一事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未嘗一日忘情也嘗記周益公二老雜誌載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近時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傲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

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日日野乘已積成
十餘卷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遭畢方之
禍延燎數萬家儲書寄留癸辛街楊和王府盡
爲劫灰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
以庇風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記一二鈔錄之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
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
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朽之才固萬萬不及
樂天嘗疑此語似爲予發以此嗜書之心牢不
可破矣雖然不知後之人能爲傳一二耶抑用

乙覆醬瓿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吳枋書

游宦記聞十卷 宋刊本

宋張世南撰

游宦記聞十卷 舊鈔本

宋張世南撰

密齋筆記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謝采伯撰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爲
贅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
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遊

寶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
洞心應接不暇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
穿百家馳騖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
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耆耄高
蹈燕居引恬未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
相子歟歷中外薦更麾節晚境倦游乃能逍遙
里第耽玩墳索抽毫漬墨述所得以自見於世
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密齋有
焉陸賈當功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車騎負
寶劍遨遊諸子閒醪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

來新語殆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
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迺肆意於名山大
川之觀曩時韋編不得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
序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
平所爲盡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
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
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卻簡編燕酣登眺可也而
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言
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
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其老不廢學

百字樓藏書
卷五十一
噫此其詒謀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鉞梓郡齋輒爲題其後鼓院名弈楸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漣通直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謹書

子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狎有聞見豈應以鷗弁泯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無抵牾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

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

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鉞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舛誤未暇考訂弈楸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迺是正魚魯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楸曰汝日所爲吾從旁覘之行又往婺女矣蓋大卿兄守婺故也嗚呼先公歿六年而精爽炯然託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頃在

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惟戰戰兢兢是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復記此時寶祐丙辰孟秋中浣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奔楸百拜書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辭蟬捨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先生年六十有三卽弭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八毛髮竦豎非留次千

古筆力萬鈞疇克爾歟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錄之梓方動念間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漢韋賢父子以明經爲宰相時爲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日通直郎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

南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七

田事成公策議

南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七

